

主编：沈志华 杨奎松

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

(1948~1976)



第十二编 中国与朝鲜战争

主编：邓峰

第十三编 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

主编：赵学功



东方出版中心

2007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项目（2007DTQ001）

上海重点学科建设项目（B406）

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

（1948~1976）



第十二编 中国与朝鲜战争

主编：邓 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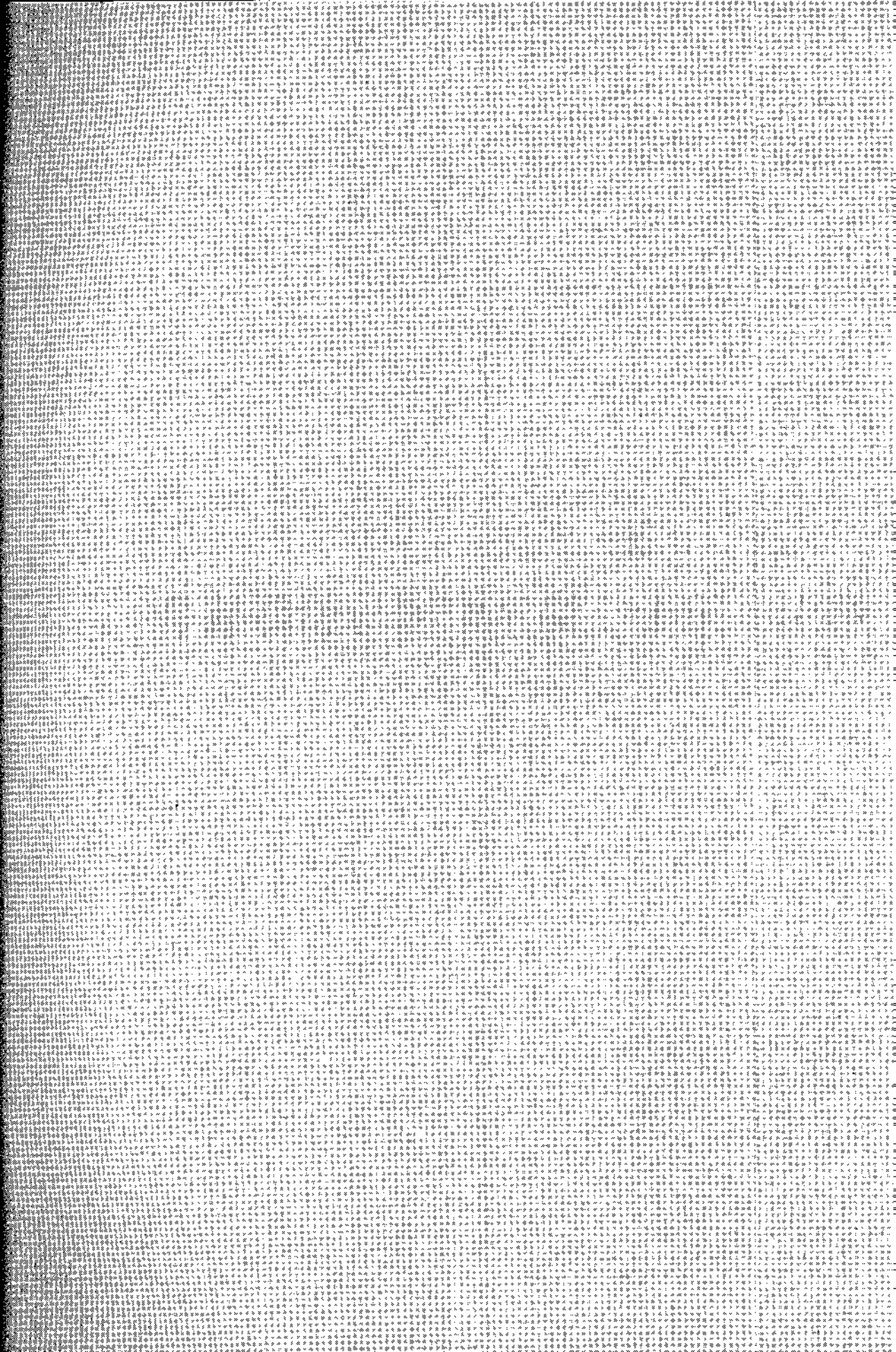
第十三编 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

主编：赵学功



东方出版中心

第十二编 中国与朝鲜战争



目 录

导论 邓峰 / 5

- 12-1 艾奇逊关于美国是否重新占领三八线致保罗的电报(1950年7月12日) / 27
- 12-2 战略联合计划委员会关于朝鲜军事形势的评估报告(1950年7月14日) / 29
- 12-3 中情局关于朝鲜战争初期中苏动向的评估报告(1950年7月19日) / 34
- 12-4 中情局关于朝鲜战争初期中国军事目标的评估(1950年8月16日) / 35
- 12-5 中情局关于中国出兵朝鲜可能性的评估备忘录(1950年9月8日) / 37
- 12-6 中情局关于中国是否介入朝鲜的评估报告(1950年9月15日) / 40
- 12-7 中情局关于中苏介入朝鲜能力的评估报告(1950年9月20日) / 42
- 12-8 中情局关于中国是否介入朝鲜的评估报告(1950年9月30日) / 44
- 12-9 中情局关于中国是否介入朝鲜的评估报告(1950年9月30日) / 45
- 12-10 中情局关于中国是否介入朝鲜的评估报告(1950年9月30日) / 46
- 12-11 中情局关于中国是否介入朝鲜的评估报告(1950年10月3日) / 47
- 12-12 中情局关于中苏是否介入朝鲜的评估报告(1950年10月6日) / 48
- 12-13 中情局关于中国是否介入朝鲜的评估报告(1950年10月9日) / 50
- 12-14 中情局关于中苏在远东意图和能力的评估(1950年10月12日) / 51
- 12-15 中情局关于如果中苏介入朝鲜后远东局势的评估(1950年10月12日) / 53
- 12-16 中情局关于中国是否介入朝鲜的评估报告(1950年10月16日) / 63
- 12-17 中情局关于中苏是否介入朝鲜的评估报告(1950年10月18日) / 64
- 12-18 中情局关于中国是否介入朝鲜的评估报告(1950年10月20日) / 66
- 12-19 国务院关于驻外机构对中国意图评估的备忘录(不早于1950年10月23日) / 67
- 12-20 中情局关于中国是否介入朝鲜的评估报告(1950年10月28日) / 71
- 12-21 中情局关于中国是否介入朝鲜的评估报告(1950年10月30日) / 72
- 12-22 中情局关于中国是否出兵朝鲜的评估报告(1950年10月31日) / 73
- 12-23 中情局关于中国出兵朝鲜致总统备忘录(1950年11月1日) / 74
- 12-24 中情局关于中国出兵朝鲜情况的评估报告(1950年11月2日) / 76
- 12-25 中情局关于中国军队在朝鲜作战的评估报告(1950年11月3日) / 78
- 12-26 中情局关于中国出兵朝鲜情况的评估报告(1950年11月6日) / 79
- 12-27 参谋长联席会议关于中国出兵朝鲜致远东司令部电报(1950年11月8日) / 84
- 12-28 参谋长联席会议关于中国出兵朝鲜致国防部长备忘录(1950年11月9日) / 85
- 12-29 关于是否动用原子弹打击中国军队的备忘录(1950年11月9日) / 89

4 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续)

- 12-30 中情局关于中国出兵朝鲜意图的评估报告(1950年11月10日) / 91
- 12-31 中情局关于中国出兵朝鲜后世界局势的评估报告(1950年11月15日) / 92
- 12-32 中情局关于中国介入战争情报评估的总结备忘录(不早于1950年11月15日) / 97
- 12-33 中情局关于中国介入朝鲜战争意图的评估报告(1950年11月17日) / 100
- 12-34 作战参谋部关于中国军队致远东司令部的电报(1950年11月20日) / 102
- 12-35 国务院关于中国介入朝鲜战争的评估报告(1950年11月22日) / 106
- 12-36 中情局关于中国出兵朝鲜的评估报告(1950年11月24日) / 109
- 12-37 国家安全局关于利用通讯情报系统侦查中国出兵朝鲜的总结报告(不早于1950年11月26日) / 111
- 12-38 中情局关于中国介入朝鲜战争的情报研究所做的评注(不早于1950年11月26日) / 119
- 12-39 中情局关于苏联空军是否保卫中国东北的评估报告(1950年11月27日) / 121
- 12-40 国防部关于中国出兵后美国下一步行动意见的备忘录(1950年11月28日) / 123
- 12-41 国务院情报研究所关于中国的朝鲜战争宣传的评估报告(1950年11月29日) / 125
- 12-42 中情局关于是否在朝鲜使用台湾军队的备忘录(1950年12月27日) / 130
- 12-43 中情局关于在南朝鲜坚守桥头堡的评估报告(1951年1月11日) / 134
- 12-44 第八集团军作战研究室关于中国军队作战状况的评估备忘录(1951年1月27日) / 136
- 12-45 参谋长联席会议关于中国大陆与台湾军事状况致国防部长备忘录(1951年3月16日) / 147
- 12-46 中情局关于共产党方面停战目标的特别评估报告(1951年7月6日) / 155
- 12-47 中情局关于朝鲜战争对中国内部局势影响的评估报告(1951年7月10日) / 161
- 12-48 中情局关于停战谈判失败后远东局势的特别评估报告(1951年8月6日) / 166
- 12-49 中情局关于共产党方面对朝鲜的影响及拟采取行动的评估报告(1951年12月7日) / 174
- 12-50 中情局关于美国行动引起的后果的特别评估报告(1951年12月15日) / 183
- 12-51 中情局关于共产党方面在朝鲜的能力和意图的预测报告(1952年6月10日) / 186
- 12-52 中情局关于共产党方面在朝鲜的能力和意图的评估报告(1952年7月30日) / 190
- 12-53 中情局关于共产党方面在朝鲜的能力及拟采取行动的评估报告(1953年4月3日) / 201
- 12-54 中情局关于共产党方面对联合国军行动反应的特别评估报告(1953年4月8日) / 214
- 12-55 参谋长联席会议关于朝鲜战争的总结报告(1954年3月) / 219

导 论

邓 峰

本编收录的 55 份美国对华情报评估报告,都是与 1950~1953 年朝鲜战争有关的美国档案文件。而美国对中国出兵朝鲜所做的情报评估是所有这些报告中的重中之重,占了 38 份。在这 38 份报告即本编 12-1 至 12-38 文件中,除极少数几份文件外,皆为中央情报局(以下简称为中情局)提交的评估报告。在课题组收集有关朝鲜战争的美国对华情报评估档案时发现,在战争前期,美国情报部门首先且最集中关注的事情就是中国是否介入这场战争。本专题收录的另外 17 份报告即本编 12-39 至 12-55 文件,均拟就于美国明确知晓中国出兵朝鲜之后,其中绝大多数也都来自中情局。不过,此期间中情局经常把中国、苏联和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作为一个整体评估对象,来讨论共产党方面在朝鲜的军事能力及可能采取的行动措施。值得注意的是,这 17 份与中国有关的报告,评估的范围比较宽泛,除了预测共产党在朝鲜的能力、意图及可能采取的行动措施,还讨论了朝鲜战争对中国内部局势的影响、中国在朝鲜战争初期关于战争的宣传、共产党方面在停战谈判中打算实现的目标,等等。

考虑到上述情况,本编导论所介绍和分析的内容主要涉及到美国情报评估目标十分集中的前 38 份报告,即关于中国是否出兵朝鲜的问题。

一、美国对苏联支配下中国出兵可能性的评估

朝鲜战争爆发时,美国决策层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认为朝鲜发生的事件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向“自由世界”的挑战,苏联无疑是在冒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风险,至少是苏联对美国抵御共产党阵营“扩张决心”的一个试探,或是挑起一场全面战争的前奏。^①例如,国务院情报研究室的情报评估小组在战争爆发当天便做出判断:“北朝鲜政府完全受克里姆林宫控制,北朝鲜人不可能在未获得莫斯科指示的情况下采取行动,攻击南朝鲜的行动一定要看作是苏联的行动。”^②中情局进一步认定,在朝鲜发生的军事行为实际上是苏联针对美国的行动。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天,中情局在《每日概要》中表示同意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看法,即北朝鲜的进攻“显然”是“苏联对美国的一次挑战”,并且,“在朝鲜的这种侵略一旦

① [美]迪安·艾奇逊著,上海《国际问题资料》编辑组等译:《艾奇逊回忆录》(上册),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265 页。

②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以下简称 FRUS),1950, Vol. VII, "Korea",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76, p. 148.

成功,就会鼓励苏联在远东其他地方发动类似的冒险行动”。^①

鉴于中国和苏联结为盟友的事实,中情局很快就开始考虑在苏联的支配下中国出兵朝鲜的可能性。1950年6月30日,就在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美国驻远东地面部队赴朝鲜作战之际,中情局为了“评估苏联的意图和军事进攻的能力”,提交了第301号情报备忘录,指出苏联掌握着中国的许多军队,如果朝鲜战争拖延下去,在必要的时候,苏联可以将他们投放到朝鲜战场,从而尽可能地使美国人的卷入代价高昂且威望受到损害。^②随后,在7月8日的第302号情报备忘录中,中情局再一次提出苏联可能动用中国军队援助朝鲜的看法。它认为,作为苏联行动方针的一种重要的选择方案,为了使美国长期地陷入朝鲜,除了对北朝鲜人增加物资援助外,它也许会秘密地或者公开地动用中国军队予以干涉。^③

虽然中情局提出苏联支配着中国出兵朝鲜的前景和可能性,但是在7月本编12-3文件中,它并不清楚是否苏联将迫使中共对朝鲜的作战行动给予公开的军事支持,或者迫使中共在该地区其他地方开始采取新的行动”。据它判断:“北平政权不可能主动在中国以外的地方投入大批军队参加作战,但几乎肯定将遵循苏联的要求采取军事行动。”

到8月中旬,随着朝鲜战局的发展,中情局在本编12-4文件中认为苏联将会尽最大努力阻止美国占领北朝鲜,因为它不愿意在一个战略上十分重要的地区看到自己卫星国的消失。它会视美国侵入北朝鲜的举动是对其远东战略的威胁。因此,中情局预计,在朝鲜战争期间苏联将采取两种方式操纵中国军队,使中国和美国发生冲突,消耗美国的实力,让美国无暇他顾,进而在全球夺取战略上的主动权。第一种方式是苏联在战争的任何阶段直接将中国军队投入到朝鲜战场。当北朝鲜失败时,把他们派遣到三八线以北,一方面希望他们和美国军队发生冲突,另一方面则“寻找新的机会在美国和其盟国之间打入更深的楔子”,引发他们之间的矛盾,致使联合国其他成员国放弃对美国政策的支持。第二种方式是苏联期待中国尽早进攻台湾,在军事上分散美国的兵力。无论中国是否取胜,中情局判断苏联都将希望“美国卷入一场事实上没完没了的战争,同时在战争中美国将在亚洲扮演‘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角色。这样,苏联将从中获得更多的战略利益”。^④

中情局的评估强烈地影响着美国决策层的看法。^⑤在他们看来,不管苏联用何种方式动用中国军队,都表明它打算在朝鲜半岛采取激进的冒险措施。9月初杜鲁门政府出台的国家安全委员会81/1号文件便体现了这种看法。文件指出:“苏联不大可能会无动于

① Daily Summary, 26 June 1950, Embassy Moscow's Views on Korean Conflict, in Woodrow J. Kuhns, ed., *Assessing the Soviet Threat: The Early Cold War Years*, Washington D. C.: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Intelligence, 1997, pp. 391-392.

② Intelligence Memorandum 301, 30 June 1950, Estimate of Soviet Intentions and Capabilities for Military Aggression, Woodrow J. Kuhns, ed., *Assessing the Soviet Threat: The Early Cold War Years*, p. 397.

③ Intelligence Memorandum 302, 8 July 1950, Consequences of the Korean Incident, Woodrow J. Kuhns, ed., *Assessing the Soviet Threat: The Early Cold War Years*, p. 410.

④ FRUS, 1950, Vol. VII, pp. 601-602.

⑤ 根据1947年美国《国家安全法》,中情局必须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报告和介绍情况并且协调各部门的情报活动。它提供的情报评估成为决策层制定重要政策的一个主要依据。参阅[美]拉塞尔·韦格利著,彭光谦等译:《美国军事战略与政策史》,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448页。

衷地接受全部或大部分朝鲜脱离它控制的局面……苏联可能会决定在联合国军队到达三八线之前或在苏联军队保证承担‘北朝鲜人民共和国’地区防务之前就冒险重新占领北朝鲜。”在此过程中，“即使苏联把朝鲜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但它还是可能动用中共军队来夺取北朝鲜”。另外，“苏联或中共军队可能在半岛南部的战争中公开调用大批部队……虽然这样会增加全面战争爆发的可能性，苏联仍会努力说服中共参加在朝鲜发生的战争，从而达到避免北朝鲜军队失败且在美国和中共之间制造战争的目的”。不过，文件在设想苏联意欲冒险的同时还考虑到可能存在的一种理想状况：假如苏联或中国不采取任何行动重新占领北朝鲜，或以其他任何方式表明，要在联合国军到达三八线之前就占领北朝鲜，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苏联已经决定实施不干涉政策，即便这样做的代价是失去对北朝鲜的控制”。①

令美国决策层感到十分意外的是，在国家安全委员会 81/1 号文件出台后，苏联人并没有像他们预计的那样，在朝鲜采取冒险措施。恰恰相反，在美国人看来，苏联人在国际上的所作所为似乎表明他们打算在朝鲜实行“不干涉政策”。例如，尽管苏联指控美国 11 架战斗机于 9 月初在旅顺港附近海域上空，攻击并击毁了一架“既没带炸弹又无鱼雷装置”的苏联双引擎轰炸机，但是美国人认为苏联的态度温和，他们“最为关注的是，苏联的行动似乎表明它无意利用这次轰炸机被击落的事件在国际上掀起一场轩然大波”。② 10 月 8 日，两架美国 F-80 战斗机袭击了朝鲜边境以北 60 英里、符拉迪沃斯托克以南 40 英里的一个苏联机场。第二天，苏联政府向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提出照会予以抗议，在美国大使拒绝接受这一抗议的情况下，苏联人不仅对此事不予追究，而且还呼吁美国和苏联恢复战时合作关系。③

也许更让美国决策层感到兴奋的是，苏联人在 10 月初居然让挪威驻联合国代表汉斯·恩根(Hans Engen)作为苏联和美国政府之间的调解人，以便促成双方通过谈判来结束朝鲜战争。联合国秘书处的一位苏联人瓦西里·卡萨涅夫(Vassili Kasaniev)在 10 月 4 日邀请恩根共进午餐。席间，他告诉恩根，“麦克阿瑟应当同意在三八线止步。然后，北朝鲜人将放下他们的武器，第三，允许联合国委员会进入北朝鲜主持大选”。④ 总之，苏联人的一系列活动最终使中情局在 10 月 12 日本编 12-15 文件中认为，虽然苏联政府在最近几个月内越来越增强其在远东及其他战略地区的军事能力，但是，“自冲突开始以来，苏联在其官方声明和宣传中力图给人以它和朝鲜局势无关的印象。而且苏联并没有采取直接对朝鲜进行武装干涉的政治或军事行动”。此外，中情局还断定：“在权衡干涉的政治收益和风险的过程中，作为一项压倒性的考虑，苏联领导人一定认为，西方世界的联合已发展至一个全新的阶段，而他们的公开干涉将导致苏联与美国军队及其他联合国军发生直接的冲突。苏联领导人不能确保在苏联和美国军队之间的战斗将被美国局限于朝鲜或远东战场。”尤其是在全球战争爆

① FRUS, 1950, Vol. VII, pp. 713-714.

② [美]斯通著，南佐民等译：《朝鲜战争内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31 页。

③ [美]斯通著，南佐民等译：《朝鲜战争内幕》，第 128~130 页。

④ FRUS, 1950, Vol. VII, pp. 877-878.

发的前景下“苏联领导人也许 would 认为,在不考虑这种高危风险的情况下,他们可能会挽回因朝鲜局势造成的一些损失”。据此,中情局在本编 12-17 文件中推断,受苏联支配的中国军队将不会干预朝鲜的战事,“除非苏联准备发动全球战争,或者出于某些原因,北平领导人认为和美国的战争将不会因公开干涉朝鲜而爆发,否则的话,像苏联那样,共产党中国不可能公开干涉战争,打击联合国在朝鲜的联合国部队”。

既然国家安全委员会 81/1 号文件假定,只要苏联或中国不占领北朝鲜就说明苏联对朝鲜实行一种“不干涉政策”,而中情局的评估又满足了该文件假定的条件,那么,美国决策层的逻辑推理就是苏联将不会干涉朝鲜的战事。相应地,中国也不会出兵朝鲜。毕竟,他们赞同中情局局长比德尔·史密斯向白宫提交的报告结论:“倘若苏联决定不去发动一场全球战争,虽然中共全面介入朝鲜的可能性继续存在,但是,这种行动在 1950 年是不可能发生的。在此期间,干涉将很可能只局限于继续对北朝鲜人提供秘密援助。”^①于是,在认定苏联对朝鲜实行“不干涉政策”,且中国是否出兵朝鲜完全取决于苏联全球战略的思想支配下,美国军队肆无忌惮地越过三八线,进入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并向最北端的边境地区推进。当战火烧到鸭绿江边时,中国被迫出兵了。

事实说明,美国把中国出兵与否置于苏联全球战略的框架下进行情报评估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尽管中国和苏联结为同盟、苏联的意见在中国的对外决策中占一定的分量,但是,中国自战争爆发不久成立东北边防军,直至被迫出兵朝鲜,期间的每一项重大举措,主要都是出于自己的慎重考量。苏联方面的因素并未起到决定性的作用。^② 时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布雷德利(Bradley)将军后来也承认,受中情局专家们的影响,美国决策层关于中国是莫斯科严密控制的卫星国的考虑欠妥,其实,“赤色中国能够或者有意脱离莫斯科而独立行动”。^③ 错误的情报评估最终使美国人在朝鲜付出惨重代价。当然,在评估苏联支配下中国出兵的可能性之余,中情局事先也对中国出兵的能力和意图进行了单独评估。这两种评估彼此并不矛盾,而且经常交织在一起,其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对中国是否介入朝鲜战争作出准确的判断,但事实证明,中情局对中国的单独评估同样亦出现了重大失误。

二、美国对中国参与战争的意图及能力的评估

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的两个多月期间,中情局把重点放在对苏联的意图予以评估的前提下下来考虑中国是否将出兵朝鲜的问题,尚未对中国的意图进行单独评估,而对中国军事动向的评估,仅仅是认为中国即将攻打台湾。例如,1950 年 7 月本编 12-3 文件在其对世界局势

① [美] 克莱·布莱尔整理,廉怡之译:《将军百战归——布雷德利自传》,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739~740 页。

② 关于这方面的细致分析和重要研究,见沈志华:《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党史研究资料》1996 年第 1 期;逢先知、李捷:《毛泽东与抗美援朝之“艰难的决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2~24 页;章百家:《从危机处理的角度看抗美援朝出兵决策》,《中共党史研究》2000 年第 6 期。

③ [美] 克莱·布莱尔整理,廉怡之译:《将军百战归——布雷德利自传》,第 740 页。

的评论中提到：“中共大批军队正驻扎在台湾对面的大陆，而且也可能向香港发动攻击”；8月本编12-4文件进一步判断：“中国似乎在努力从事进攻台湾的军事准备工作……北平政权不顾美国的干涉而‘解放’台湾的意图已成为中共宣传的最重要主题，虽然在中国人的声明中没有限定何时进攻，但从军事角度看，共产党进攻的最有利时机将是1950年9月中旬之前的那段时间。对台湾的成功突袭会增强苏联和中国在整个远东地区的军事地位，并且将进一步破坏美国遏制共产党扩张的自信心。”此后，随着中情局所获得的关于中国加强东北边境防御的各种公开的或秘密的情报越来越多，对中国是否将主动参加朝鲜战争的考虑开始提上日程。

9月8日，中情局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交了本编12-5文件。这份文件估计中国正不断增加对北朝鲜的有限而秘密的援助，包括提供为数不多的士兵。同时，文件也认为，“尚无直接的证据表明中共到底是否介入朝鲜、干预朝鲜战争”。不过，“中共在满洲不断强化军事实力，加之该地区已存在的军事力量，显然意味着介入朝鲜完全在中共能力所及范围之内”。虽然文件还提到中国对美国侵略行为的谴责“或许是为即将来临的公开行动作一些铺垫”，但它判断“似乎更可能发生的事情是，中共将以更间接的方式介入朝鲜的冲突”。值得注意的是，文件最后提出，考虑到中国介入朝鲜的冲突也许会“破坏苏联对北平和平壤的影响”，因此，苏联将成为阻挠中国介入朝鲜的主要因素。这就是说，中国是否出兵朝鲜依然和苏联的影响有关。9月15日，中情局在本编12-6文件中继续提出，由于中苏结盟的缘故，“中共军队将不可能直接而公开地介入朝鲜”，一方面苏联希望避免全球战争的爆发，而“中共军队介入朝鲜将扩大冲突的范围，势必增加全面战争爆发的风险”，另一方面，“即便苏联愿意冒全面战争爆发的较大风险，那么中共军队介入朝鲜也将给苏联和北平政权带来许多政治上的难题。它将使中苏联盟关系变得紧张起来，而不是巩固这种联盟关系”。

在考虑苏联因素对中国出兵与否的影响的同时，中情局着重强调，鉴于中共面临复杂而严重的国内问题，中国将不可能卷入朝鲜战争。它认为那些国内问题包括“盗匪猖獗、广泛的骚乱、游击队的抵抗、经济停滞、农民心理失调以及涉及巩固共产党政治控制的一系列问题”。正是因为存在这些问题，中情局十分有把握地推断：“毋庸置疑，中共担心和美国作战的结果。他们的国内问题事关重大，以至于在和美国战争中遭受的压力及物资损失将会对该政权的整个国内问题和经济造成损害。反共势力必将会受到鼓舞且会危及该政权的稳定存在。”特别是，中情局还确信：“如果中国的干涉失败，则将使北平公开面对中国人的怨恨情绪，因为他们认为中国是在为苏联‘火中取栗’，扮演被苏联利用去做冒险事情的角色。”^①对于这种评估，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持完全类似的想法。他在后来国会为其举行的听证会上提出，中国出兵前，他就认为这个国家缺少“现代战争必须具备的工业基础……人们过分夸大了共产党中国打现代战争的能力”，中国“在经济上是贫困的，一旦加以破坏，就会使大部分人产生不满，社会也就不得安定，而国内的紧张将有助于破坏她参与战争的潜

① 见本编12-15文件。

力……如能利用这些因素,她按逻辑就更难、甚至不可能维持军队在国外作战”。^① 国务卿艾奇逊同样断定,中国参战将会使政府的统治能力受到削弱。在美军仁川登陆前几天,他就宣称:“我认为中国共产党如果干预,那纯粹是发疯。据我看来,他们插手是没有什么好处的。”^② 此外,根据中情局的评估,美国决策层还怀疑中国是否具有和美军作战的军事实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雷德利回忆说,杜鲁门政府的高层人士普遍认为,“中国在军事上不具备单独进行干涉的能力”,即使中国单独行动,也“不会造成决定性的变化,实际上倒有可能遭受丢脸的失败”。^③ 据说华盛顿的一位官员同样以辛辣的语言表达了此类看法:“我想中国人并不打算被剁成肉酱。”^④

中情局强调中国糟糕的国内问题对其介入朝鲜的负面影响,似乎反衬出美国在军事等方面的优势地位。而事实上,美国决策层早在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久就以一种盛气凌人的姿态来看待中国与朝鲜战争有关的行为,打算一旦中国军队卷入朝鲜战事,那么美国就对中国的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的攻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于7月1日制定的第73号文件明确提出,美国将毫不犹豫地打击在朝鲜战场上有可能出现的来自中国的任何一支军队。^⑤ 随后在8月25日出台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73/4号文件进一步完善了对中国进行军事报复的傲慢想法,提出万一中国在朝鲜公开使用有组织的军队,那么,尽管美国不发动针对中国的全面战争,但是只要联合国军队在朝鲜的军事行动有可能取得胜利,就应当使那些行动继续下去,并且使它们扩大为授权联合国军总司令在朝鲜以外的地域,采取适当的海空行动攻击共产党中国的军事目标。^⑥ 这两份文件所包含的主要内容和一贯自大的麦克阿瑟的看法不谋而合。早在7月时他同样也考虑过中国介入的问题,当时美国空军参谋长霍伊特·范登堡还在东京。他信心十足地告诉范登堡:“从满洲和符拉迪沃斯托克出来的唯一通道上遍布着隧道和桥梁,我看这里特别适合使用原子弹……我的B-29轰炸机部队可以升格啦。”他确信即使不用原子武器,只需出动他的空军,就足以做到中国军队的大队人马进入北朝鲜时不可能不被发现,即使中国军队能设法渡过鸭绿江,中国也无力在北朝鲜维持几万人的部队。麦克阿瑟相信,中国至多能有几千志愿军参战而已。^⑦ 在他看来,美国军队具有绝对的优势,“(中国)共产党人要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他们的军队就会损失一半”。^⑧

① [美]约翰·斯帕尼尔著,钱宗起等译:《杜鲁门与麦克阿瑟的冲突和朝鲜战争》,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40~241页。

② [美]约翰·斯帕尼尔著,钱宗起等译:《杜鲁门与麦克阿瑟的冲突和朝鲜战争》,第107页。

③ [美]克莱·布莱尔整理,廉怡之译:《将军百战归——布雷德利自传》,第740页。

④ [美]约翰·斯帕尼尔著,钱宗起等译:《杜鲁门与麦克阿瑟的冲突和朝鲜战争》,第106页。

⑤ NSC 73, July 1, 1950, Documents of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1947 - 1977, Microfilm, Reel 11,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0.

⑥ NSC 73/4, August 25, 1950, FRUS, 1950, Vol. 1, pp. 375 - 389.

⑦ [美]杰弗里·佩雷特著,任海燕等译:《老战士永不死——麦克阿瑟将军传》(下册),海口:海南出版社1999年版,第456页。

⑧ [美]约翰·斯帕尼尔著,钱宗起等译:《杜鲁门与麦克阿瑟的冲突和朝鲜战争》,第99页。

三、美国对中国公开警告的错误判断

一方面预计中国不会出兵,另一方面又特别具有军事上的优越感,所以在9月下旬仁川登陆成功以后,美国军队不断向朝鲜北部推进,并迅速逼近三八线,战场局势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越来越不利。一旦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占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则中国东北边疆的安全必将面临严重威胁。中共中央对此高度关注。中国政府亦开始通过各种方式向美国政府发出一系列的警告。9月25日,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对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说,“中国对美国突破三八线绝不会置之不理”,尽管战争会对中国造成严重破坏,但中国“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制止美国的侵略行径”。^①9月30日,在得到准确的情报获悉联合国军将要越过三八线之后,毛泽东亲自决定,由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向全世界宣告,同时也是向美国政府发出最严厉的警告:“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②

然而,美国决策层根据情报部门事先所做的“中国不会干涉”的情报评估,加之在军事等国家实力上的自信和优越感,对中国的严正警告置若罔闻。参谋长联席会议指示麦克阿瑟继续向北推进,只要苏联或中国共产党的部队没有大规模地进入北朝鲜,那么就彻底摧毁北朝鲜的武装力量。^③与此同时,在9月30日,中情局居然认为:“最近获得的大多数信息表明中共决定不公开介入朝鲜。”^④它还在当天的《每日概要》中援引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柯克(Kirk)的看法,认为中国军队干涉的时机已经过去了。因为在柯克看来,“当联合国军拼命地防守南朝鲜的一块狭小地区时,大批中国地面军队的涌入将证明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那时才是共产党武装干涉的合乎逻辑的时机”。^⑤他的这种说法在美国政界及军界高层人士中引起很大的共鸣。他们普遍同意:“当战争一度可能会出现美国的敦刻尔克的时候,中国人克制着没有进行干预,他们决不会愚蠢到在目前阶段把军队投入战斗。”^⑥另外,柯克还指出:“自仁川登陆以来,中共通过媒体宣传以及和外国外交人员的私下接触,采取了强硬路线,希望在三八线问题上吓唬联合国。”^⑦由于中情局赞同他的意见,所以它对向西方传递中国领导人看法的潘尼迦产生了强烈的不信任感,认为“潘尼迦也许正不知不觉地扮演一个中间人的角色,从而替中共向联合国施压,防止它推进到三八线以北,同时迫使它支持中共取得联合国成员的资格”。^⑧于是,此后中国政府通过他传递的警告信息不受中情局所重视,

① 韩国国防部战史编纂委员会、固城等译编:《朝鲜战争》(第一卷),哈尔滨: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第28页;[美]约瑟夫·格登著,于滨等译:《朝鲜战争——未透露的内情》,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第331页。另见柴成文、赵勇田:《板门店谈判》,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第74页。

② 1950年9月30日,周恩来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的建国一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报告,见1950年10月1日《人民日报》。另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82页。

③ FRUS, 1950, Vol. VII, p. 781.

④ 见本编12-8文件。

⑤ 见本编12-9文件。

⑥ [美]约翰·斯帕尼尔著,钱宗起等译:《杜鲁门与麦克阿瑟的冲突和朝鲜战争》,第166页。

⑦ 见本编12-9文件。

⑧ 见本编12-8文件。

同样也得不到白宫的重视。

在韩国军队越过三八线之后,周恩来于10月3日凌晨紧急召见潘尼迦,就朝鲜战争问题再次郑重地表明中国政府的立场:“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①这个警告很快就由潘尼迦通知给英国的外交代表,然后通过英国外交部传到华盛顿。^②中情局竟然对该“信息的‘可信性和准确性’表示怀疑”,它认为,“中共完全可能利用潘尼迦来传递这些信息,以使其努力影响美国和英国的政策”。它同时提出,中国人“会认为公开介入朝鲜将不符合他们的利益”。^③杜鲁门总统和中情局的看法一致,也不相信潘尼迦传递的信息。在他看来,潘尼迦在过去经常同情中国共产党,“他的话不能当作一个公正观察家的话来看待。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共产党宣传的传声筒罢了”。^④美国高层不仅不信任潘尼迦,甚至对印度驻美国大使尼赫鲁总理的妹妹潘迪特夫人提供的真实信息也不当一回事。她曾对周恩来说:“每次您与潘尼迦大使谈话后,我都从我们政府得到指示,并即刻与美国国务院联系。我曾警告美国国务院,如果继续进军,势必迫使中国采取行动,到那时将后悔莫及。当时,美国国务院认为我们东方国家只是说说而已。”^⑤

于是,在10月6日本编12-12文件中,中情局依然认为,中国在军事上介入朝鲜的可能性在继续减少。而且,中情局强调中国之所以通过印度驻华大使发出威胁性的声音,就是因为“这是其最后一道防线……它的意图很可能是力图吓唬联合国不要越过三八线,而不是中国即将干涉的预先警告”。中情局在10月9日本编12-13文件中继续坚持这种看法,其标题竟然是:“中共对朝鲜干涉不被人们所相信”。

在中情局的影响下,国务卿艾奇逊推断,周恩来发出的信息是苏联和中国试图迫使联合国撤军所做努力的一部分。^⑥国务院其他高级决策者也都认为,周恩来的声明是虚张声势,是苏联和中国为挽救北朝鲜政权而进行的外交努力的一部分。^⑦与此同时,杜鲁门总统指示中情局拟定一份有关中国对朝鲜和亚洲其他地区意图的详尽评估。10月12日,中情局提交一份由各军事部门及国务院的情报组织一致赞同的本编12-14文件。在这份报告中,中情局重申了其原先的评估结论:中国可能将不会干预,因为从中国的角度出发,介入的不利之处似乎远远大于有利之处。而且,为了进一步向白宫做出中国不会出兵朝鲜的保证,在另一份本编12-15文件中特别强调:“中共意图的一些外在迹象,除了周恩来的声明、部队调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年)》上卷,第83页。

② 美国国务院在10月3日上午收到英国发来的关于中国政府的警告信息。它很快就把该信息传送给国防部长马歇尔,同时也由陆军部通知给麦克阿瑟。见FRUS,1950,Vol. VII, p. 848; [美] 贝文·亚历山大、郭维敬等译:《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87页。

③ Daily Summary, 3 October 1950, Possible Chinese Communist Intervention in Korea, Woodrow J. Kuhns, ed., *Assessing the Soviet Threat: The Early Cold War Years*, p. 445.

④ [美] 哈里·杜鲁门著,李石译:《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北京: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432页。

⑤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6页。

⑥ [美] 贝文·亚历山大著,郭维敬等译:《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第288页。

⑦ [美] 克莱·布莱尔整理,廉怡之译:《将军百战归——布雷德利自传》,第739页。

动到满洲以及在宣传上对联合国军暴行和侵犯边境予以谴责之外,并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中共打算全面介入朝鲜。”

虽然中情局颇为自信地多次提出中国不会出兵朝鲜,但是,“从周恩来10月3日发出威胁以来,杜鲁门对赤色中国可能干涉朝鲜深为担心。此后不久,他决定应同麦克阿瑟举行一次面对面的会晤,讨论这一可能性及所有远东问题”。^①杜鲁门本人也在回忆录中道出这种担心,并说明他要和麦克阿瑟将军面谈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希望从将军那里得到“第一手的情报和判断”,从而搞清楚是否中国真的“要在朝鲜进行干涉”。^②

在10月15日的威克岛会谈中,根据远东司令部情报部门负责人查尔斯·威洛比(Charles Willoughby)少将的判断——中共最近发出的一旦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即入朝参战的威胁“很可能是一种外交讹诈”^③,再加之本身固有的军事优越感,麦克阿瑟将军十分自负地告诉杜鲁门,中国人干涉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如果他们在最初一两个月进行干涉,那将具有决定性意义。现在我们不再担心他们的干涉了。我们不再畏首畏尾。中国在满洲的兵力有30万人。其中部署在鸭绿江边的可能不到10万~12.5万人,跨过鸭绿江的可能只有5万~6万人。他们没有空军。由于我们在朝鲜拥有空军基地,如果中国人试图南下到平壤,那对他们来说将是一场大规模屠杀。”^④据布雷德利回忆,总统对和麦克阿瑟的会谈感到十分满意。^⑤不过,令杜鲁门绝对意想不到的,是麦克阿瑟一厢情愿的判断在威克岛会谈后第二天就被事实证明是极端错误的。在中共中央于10月13日最终决定参战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四十二军一二四师三七〇团在副师长肖剑飞的率领下于10月16日渡过鸭绿江进入朝鲜。^⑥就在同一天,中情局在本编12-16文件中评论说:“在最近几周内,我们收到许多份报告,都提到中共的四支部队(有的把他们说成是几个军,有的则认为是几个师,不一而足)。报告的撰写人毫无根据地声称那些军队已经从满洲越过边界进入朝鲜。……中央情报局仍然认为,中共在继续支援北朝鲜的同时,也许将不会公开干预目前在朝鲜发生的战事。”

此后,中情局的另两份评估报告继续认为中国不会出兵朝鲜。10月18日本编12-17文件做出这样的分析:“中共不可能愿意冒着和美国及其联合国盟友公开发生冲突的风险去援助北朝鲜人。中共十分清楚,至少在东西方之间没有爆发全面战争的情况下,和美国的战争将是灾难性的,不仅损害中国的总体利益,而且破坏其国内计划和北平政权的稳定。因此,他们很可能力图避免在中国传统地域之外公开参加军事行动。这样,除非苏联准备发动全球战争,或者出于某些原因,北平领导人认为和美国的战争将不会因公开干涉朝鲜而爆

① [美] 克莱·布莱尔整理,廉怡之译:《将军百战归——布雷德利自传》,第712页。

② [美] 哈里·杜鲁门著,李石译:《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第433页;[美] 小克莱·布莱尔著,崔志海等译:《麦克阿瑟》,北京: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第343页。

③ [美] 贝文·亚历山大著,郭维敬等译:《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第288页。

④ FRUS,1950,Vol. VII, pp. 954-955; [美] 克莱·布莱尔整理,廉怡之译:《将军百战归——布雷德利自传》,第747页。

⑤ [美] 克莱·布莱尔整理,廉怡之译:《将军百战归——布雷德利自传》,第749页。

⑥ 吴瑞林:《抗美援朝中的第42军》,北京:金城出版社1995年版,第38页。

发,否则的话,共产党中国像苏联那样,将不可能公开干涉战争,打击联合国在北朝鲜的联合国部队。”而10月20日本编12-18文件则明确指出:“一段时间以来,中共已具有军事上对朝鲜战争进行直接干涉的能力。不过,中央情报局相信,采取这种行动的最佳时机已经过去了。在这个时候,苏联和中国都不愿冒越来越大的风险,因中共直接介入朝鲜将促使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这样,以中情局和远东司令部情报部等为核心的美国重要情报机构,对中国有关朝鲜战争意图的情报评估便进一步陷入了错误的深渊。

四、中国出兵后美国的情报评估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四个军25万余人乘夜色悄悄渡过鸭绿江。然而,美国主要情报部门,包括以威洛比为代表的远东司令部情报部,对中国是否介入朝鲜战争所坚持的意见,直接对朝鲜战场上美国第八集团军的情报评估造成严重影响,以至于当他们真正遭遇中国人民志愿军时,还愿相信中国的确已经出兵朝鲜。

鉴于美国对中国是否参战的情报评估的总体基调已定,从10月16日直到中国人民志愿军发动第一次战役的10月25日,美军和南朝鲜军队完全放松了警惕。在麦克阿瑟的命令下,他们一路向北径直往鸭绿江边攻打过来。然而,当他们在25日推进到朝鲜北部云山和温井一带时,却被突如其来的军事打击弄得不知所措。随后,第八集团军司令部纷纷收到第一线突变和中国军队介入的报告。但是,在远东司令部等重要部门情报评估的影响下,集团军司令部却认为:“从总的方面分析,中国军队介入的战机已经过去了。如果是在釜山防御圈阵地苦战的时候,或者是在仁川登陆兵力分散的时候进行有效的军事介入将可能成功。但是,在北朝鲜军队覆灭,转眼之间就到鸭绿江的这个时候介入,在政治上自不消说,在军事上也是毫无意义的。”所以,在司令部的军官中无人相信中国军队介入。^①

此外,第八集团军在10月26日的定期情报报告中还说,温井和云山出现的中国军队只是表明:“为了加强边境通道的防御,北朝鲜军接纳了中共军队的一些人员,实力有了进一步增强。”在平壤,集团军司令沃克将军和其参谋部军官们对中国军队进攻的报告进行了研究,但是,情报官员对极少数被俘的中国士兵所提供的情报并不完全相信。^②不仅如此,沃克还同意其情报部部长——陆军中校詹姆斯·塔肯(James Tarkenton)所持的看法,认为在朝鲜的中国军队可能是由志愿兵组成的几个师,而且在朝鲜不存在正规编制的中共正规军。接着,第八集团军的一名发言人宣称,他们遇到的可能是“中国共产党的一支象征性部队,或许是一个团,就在北朝鲜的什么地方。(麦克阿瑟将军总部的发言人)对目前会有大部队越边境的可能性持怀疑态度”。^③显然,这位发言人已经指明了远东司令部的意见对他们的情报评估的影响,即后者的看法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于是,第八集团军司令部得出如下结

① [日]陆战史研究普及会编,高培等译校:《日本人眼里的朝鲜战争》上册,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81页。

② 「美」贝文·亚历山大著,郭维敬译:《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第318页。

③ 「美」约翰·斯帕尼尔著,钱宗起等译:《杜鲁门与麦克阿瑟的冲突和朝鲜战争》,第123页。

论：“中国为阻止联合国军向国境推进，以一部兵力对北朝鲜军队进行了增援。然而，这些中国兵是以个人身份参战的，没有证据证明中国军队已正式参战。因为不管怎样，丝毫没有中国公然介入的症候。”^①

毋庸置疑，第八集团军对中国出兵的判断是和远东司令部情报部门的情报评估一致的。在10月的最后一周，威洛比继续摒弃中国出兵参战的任何观念。从10月25日直到该月结束，当美军事事实上正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交战时，这位情报部长在其预测敌方行动方针的情报评估清单上，仍然把中国出兵朝鲜置于次要地位，而把游击队的活动能力置于最优先评估的位置。在10月27日，他评论说，中国参加战争的诸报告“基于战俘们的口供，而且未经证实，因此是不可接受的”。而且，他把正和美军交战的中国士兵低估为无足轻重的志愿者或流浪汉。第二天，威洛比向华盛顿报告了他的情报评估结论：从战术的观点来看，由于节节胜利的美军师全面投入战斗，因此，进行干预的黄金时机看来早已过去；如果计划采取这一行动，很难设想，会把它推迟至北朝鲜军队的残部气数已尽的时候。^②与此同时，麦克阿瑟几乎完全赞同其手下情报部长的判断。他在11月4日向参谋长联席会议表达了自己的意见，认为中国军队出现在北朝鲜并不意味着中国打算全面干预，虽然这种情况存在着“明显的可能性”，但是有许多逻辑上的基本理由可以否定这个结论。^③显然，远东司令部在情报评估上最有权势的两个人物，对中国是否出兵朝鲜所做的判断是基本相同的。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来自朝鲜战场以及远东司令部的情报评估反过来又对中情局的情报评估造成相当大的影响。中情局在10月30日和31日本编12-21、12-22文件中所得出的结论就和前线军方的看法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它“仍然认为，中共不可能对朝鲜进行直接的干涉。不过，极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北平政权调动军队越过边界，力图在水丰和对满洲经济至关重要的边境其他战略设施周围建立一条‘警戒线’。另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些中国人被派往北朝鲜去散布中共军队驻扎在北朝鲜的谣言，希望借此来减缓联合国的推进速度，从而为北朝鲜重新组织军队争取时间”。对于前线提供的有关中国战俘的审讯报告，中情局和第八集团军情报部一样，不相信其中的内容，因为在其看来，“中国军队中的普通士兵不会掌握和作战指令有关的详细信息，而这些俘虏对美国战地审讯人员所说的正是这方面的信息”。中情局还认为：“也许数量很少的一小撮中共军队目前正在朝鲜作战，但是……这些士兵的出现并不表明中共打算直接或公开地干涉朝鲜战争。”此外，尽管中情局在11月3日本编12-25文件中断定，中国军队正在朝鲜战场上和联合国军交战，但是它认为中国军队的“主力部队依然驻扎在满洲”，“他们的主要目标似乎就是确保满洲边境地区的安全，同时确保电力由至关重要的水丰发电厂继续输送至满洲的工业部门。水丰发电厂对

① [日]陆战史研究普及会编，高培等译校：《日本人眼里的朝鲜战争》上册，第581页。

② James P. Finley, *U. S. Army Military Intelligence History: A Sourcebook*, Arizona: U. S. Army Intelligence Center & Fort Huachuca, 1995, p. 226.

③ [美]约翰·斯帕尼尔著：《杜鲁门与麦克阿瑟的冲突和朝鲜战争》，第126页。